

陈晓毛： 暮色中的舞池“搬运工”

□记者钟清兰 文/图

近日的一个傍晚，暮色如墨，悄然漫染天际。晚7时整，家住赣州市中心城区瑞金路的陈晓毛放下碗筷，步伐稳健地走向车库，将充好电的沉重音箱、凳子和垫子等搬上三轮车，75岁的他动作虽略显迟缓，却娴熟而有序。仔细清点确认物品无一遗漏后，他跨上三轮车，朝着章江新区长征广场缓缓驶去。在那里，数百名中老年人正满怀期待，盼着音箱里响起欢快的舞曲，好舒展筋骨、翩翩起舞。

7时30分，悠扬的音乐在夏夜的晚风中悠悠飘荡，300多名身影随之舞动，在广场上绘就一幅灵动鲜活画面。此时，完成设备安置的陈晓毛终于在广场边稍作休息。他擦去额头细密的汗珠，扬起欣慰的笑容，目光温柔地望着沉浸在舞蹈中的中老年舞者。

为广场上跳舞锻炼的人们运送音响设备，这看似平凡琐碎的小事，陈晓毛却用12年时光，书写了一段令人动容的坚守故事。12年前，当陈晓毛得知广场舞蹈群体急需专人每日接送音箱时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毅然站出来承诺：“我来运送音箱吧，每天准时会送到广场。”从那以后，寒来暑往，春去秋来，陈晓毛始终坚守着这份承诺，宛如一位不知疲倦的暮色守护者，默默守护着健身人群的健康与欢乐。

“我们这个舞蹈群体完全是公益性，大家坚持在这里跳舞健身十几年了。陈大哥无偿运送音箱，功劳特别大！要是没有他日复一日的坚持，我们很难走到今天。”舞蹈群体管理人员刘婉红感慨地说。每逢雨天，陈晓毛都会细心询问大家的意见，将音箱转移到南河大桥桥下的空旷处。雨过天晴后，他又及时把设备搬回广场，还主动拿起扫帚，带头清扫广场上的积水，为大家营造良好的跳舞环境。

“我现在一天不跳舞就浑身不自在，真的要好好感谢陈大哥，要是没有音箱，这舞根本没法跳。”舞者谢先生生活语中满是感激。那个承载着中老年人欢声笑语的音箱，足有四十斤重，对于普通老人来说，单手提起并非易事。但陈晓毛却笑着说：“天天提，都习惯了。”

当被问到为何能12年如一日坚持下来时，陈晓毛的回答质朴而真诚：“只要大家能开开心心锻炼，我就服务得高兴。”在这个每天聚集几百人的广场上，偶尔会因小事有口角纷争。每当这时，陈晓毛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调解。神奇的是，只要看到他的身影，争执双方往往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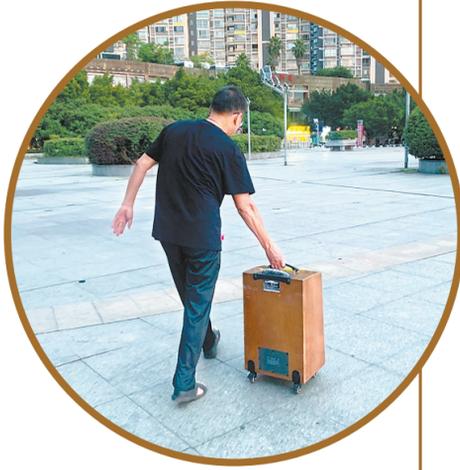
陈晓毛从三轮车上搬下音箱，为广场舞者播放歌曲。

不自觉地平静下来，矛盾也随之化解。这份无需多言的信任，是他用4000多个夜晚的无私付出，在众人心中树立起的良好口碑形成的。

晚上9点半，舞曲渐渐停歇，广场上的热闹氛围也慢慢消散。陈晓毛再次起身，认真清点、整理所有设备。整理过程中，时常可发现舞者遗落的水杯、手机、提包、钥匙等物品。他拾起后会静静地守在广场一角，耐心等待失主回来认领。“东西丢了，主人肯定会回来找。要是一时没来，我就先带回家，第二天再送过来。”陈晓毛说。12年间，400余件失物经他之手，最终都完好无损地回到主人身边。

深夜10点多，广场重归寂静，陈晓毛骑着满载设备的三轮车踏上归途。路灯的暖光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，渐渐融入夜色之中。次日晚7时，陈晓毛又会准时出发，继续践行那句坚定的承诺：“只要我还走得动，就会一直坚持下去。”

老有所为



陈晓毛的背影年迈却坚定。

老有所悟

老来说旅游

□丁瑞来

35岁那年，一个酒意微醺的午后，与一位小兄弟举杯之间忽有灵感，便如脱笼之鸟般直扑三清山与龙虎山而去。我当初开始“驴友”行程时，尚不知“驴”字早已悄然潜入生命轨迹，只凭一股冲动推开了世界的门扉。

去年秋天，听闻贵州梵净山的蘑菇石奇绝无二，黄果树瀑布更是徐霞客笔下“珠帘倒不卷，匹练挂遥峰”的奇观，不由得心生向往。于是，约上几位同道，在大雨滂沱中踏上了黔之旅。这次行程，“天无三日晴”的俗谚被淋漓尽致，山石草木在雨帘中洗得苍翠欲滴。雨中登临梵净山，蘑菇石在氤氲雾气里留下遗落；最后一天游黄果树瀑布，难得天空放晴，将“匹练挂遥峰”的千古名句镌刻在眼前喧嚣激荡的深潭中，雨后的旅程竟如一次

“黔驴技穷”的寓言，如一面古镜照照旅途：若心无山河，走万里亦不过虚蹈空途；如能以思为缰，以史为轭，方能在行走中走出“技穷”的困囿。每一次出发，要有对自我生命疆域的新拓，当心灵向山水与人文敞开，人便不再如那技穷的黔之驴，徒然困守于形骸的牢笼；反而成了那冲破夔门的长江之水，在无垠的天地间奔涌、扩展、永恒不息。

山川无言，人心有翼。生命之旅程，终究是在“行”中挣脱“穷”的局促，让渺小之我，借万里长风与万卷风云，融入天地壮阔的呼吸。

活到老，就是幸福

□李庚道

天赐的洗礼。

贵州行程中，忆起初中时读的一篇课文——柳宗元《黔之驴》，当地导游未曾提及这个典故，我竟有些失落。幸而导游随后一番话拨云见日：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这正是旅游至境。行走非徒劳奔走，而是以眼为尺，丈量风景；以心为镜，映照古今。若无心去承接山川与历史奔涌而来的活水，任你踏遍千山，也不过是另一头徒具皮囊的困驴罢了。

回望自己行迹寥寥的游踪，风景固有相似，可山非山，水非水，海非海，它们因被凝视的目光与附着其上的文化血脉而迥异。世界之大，岂能穷尽？旅游的快慰，是在每一次驻足中让心灵得以延展。

最难忘三峡之行，缘起年少时电影《等到满山红叶时》。当亲见夔门巍峨，长江奔流如时光浩荡，当年荧幕上那位以身殉职的阿哥，其身影仿佛融入了江涛，在永恒奔流中凝结为崇高。这刻骨铭心的感动，使我豁然明白：三峡之旅并非圆梦，更让生命与一段悲壮传说在时空中完成了血肉相连的共振，那阿哥魂魄化入江流，其精神早已随长江波涛，浩荡不息。

“黔驴技穷”的寓言，如一面古镜照照旅途：若心无山河，走万里亦不过虚蹈空途；如能以思为缰，以史为轭，方能在行走中走出“技穷”的困囿。每一次出发，要有对自我生命疆域的新拓，当心灵向山水与人文敞开，人便不再如那技穷的黔之驴，徒然困守于形骸的牢笼；反而成了那冲破夔门的长江之水，在无垠的天地间奔涌、扩展、永恒不息。

山川无言，人心有翼。生命之旅程，终究是在“行”中挣脱“穷”的局促，让渺小之我，借万里长风与万卷风云，融入天地壮阔的呼吸。

子严重失聪的老毛，说好多东西难闻的气味，则羡慕我的鼻子灵。

平时我们说说笑笑，小打小闹，觉得挺开心的，可遇到生活不便，或被老婆埋怨或儿孙们“嫌弃”的时候，就免不了感到烦恼。没牙的老张，和老伴常吃不到一起，得做两种菜，老伴少吃了会埋怨几句；老许眼睛不好，有时会摔掉东西，一次从厨房把一盘好菜端到客厅的餐桌上，不小心摔地上了，弄得全家人不高兴；老马耳聋，大家和他讲话得当“高音喇叭”，影响小孙子做作业；老毛鼻子有问题，一次煤气泄漏没闻出来，差点出事；老王牙虽好，但膝盖有点毛病，阴雨天走路有点疼；老李眼虽好，但腰有点毛病，有时弯腰腰酸；老宋耳虽好，但有过敏症，经常换擦药膏也麻烦。再说我吧，虽然鼻子好，但常有失眠症，睡不好觉。

我们十来个老人在一起活动不是一两天，而是十多年了，相互之间对身体状况都了如指掌——老了哪能十全十美一点毛病也没有呢！

平时不管谁遇到烦心事、苦恼事、伤心事，都会相互安慰，我们能活到现在这个年龄还能生活自理，算很不错了。想想，有多少我们的同龄人早就走了，还有多少人在家或在医院养病，处于失能或半失能状态，需要别人照顾！

人能活到老年，就是一种幸运，一种福分。正如梁实秋在《老年》一文中所说的：“人吃到老，活到老，经过多少狂风暴雨、惊涛骇浪，还能双肩承一喙，俯仰天地间，应该算是幸事。”

老物件

父亲的二轮板车

□郑春秀

老家的老屋在岁月中逐渐暗淡失色，陪伴它的，是角落里的一辆二轮板车。每次回老家，我都会与这架破旧的板车对视良久，儿时的记忆便如开闸的洪水般涌上心头。

曾经，这辆二轮板车是家里主要的劳动工具，帮父亲支撑起全家生计。

农忙时节，板车像老黄牛一样，不知疲倦地在田间地头忙碌穿梭。插秧的时候，嫩绿的秧苗整齐地码放在车上，随着父亲稳健的步伐，被送往水田里；施肥时，刺鼻的化肥和牛粪，都被它一一驮起，一趟又一趟，将滋养庄稼的养分送到土地里；到了收割季节，金黄饱满的稻谷用麻袋装满，沉甸甸地压在它身上，它依旧稳稳当当，把一年的辛劳

成果运回家。

在平常时间，板车也没有丝毫懈怠。山林间的柴火，是冬日里温暖的保障，父亲推着板车穿梭在树林中，用一捆捆的柴火把它装满。那时的我，总喜欢跟着父亲。去的时候，我像只欢快的小鸟，坐在空车上，一路哼着不成调的小曲。回家的路，有时是蜿蜒的上坡，我便学着父亲的样子，在车后用力地推着，遇到下坡，父亲总是笑着让我坐回车里，叮嘱我抓好把手。风在耳边呼呼作响，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特别快乐，仿佛拥有整个世界。

为了改善生活，父亲四处在外附近找工程的苦力活干。修路的工地上尘土飞扬，劳动强度很高。父

亲推着板车去做搬运工，装满沙石的板车，沉甸甸的，每推一步，都让父亲的手臂青筋暴露，汗珠一颗颗从额头流淌下来，他推着板车一步步稳步向前，直到我们得以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。

父亲对板车就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每次劳作归来，无论多么疲惫，他都要仔细地擦拭板车。他先用软毛刷子扫去车上残留的泥土和杂物，再用湿布一点一点地擦拭木质把手和车架，连车轮的缝隙都不放过。遇到板上沾了油污，他就用家里省下的肥皂，搓出泡泡耐心清洗，直到板车恢复干净整洁。清洗完后，父亲会从屋里拿出干净的抹布，把板车擦干，生怕残留的水渍让它生锈。遇到烈日或大雨天气，父亲总是会把车挪到屋檐下避免日晒雨淋。

时代在不断进步，各种现代化的机械用具逐渐取代了板车这种老式工具的位置。随着我们一家从乡村搬进了县城居住，板车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被父亲安置在了老家的老屋。每次回到老家，父亲总会在板车旁驻足良久，眼神复杂，犹如与一位浴血奋战多年的老战友重逢，偶尔，眼里还泛着泪花。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推行垃圾分类 倡导文明生活

